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15年11月8日 星期日 第500期 |

新民晚报

责编:殷健灵 赵美 视觉:黄娟 编辑邮箱:yjlx@xmwb.com.cn

B1

【主持人】

阿竹

【嘉宾】

李少红

著名导演、导演协会会长

岩井俊二

日本导演

忻钰坤

80后导演

主持人的话▶▶

从年度最卖座动画片《大圣归来》，到代表中国内地出征奥斯卡的《滚蛋吧！肿瘤君》，再到最近打破中国独立电影票房纪录的《心迷宫》，这一年来，在中国电影票房节节攀升的同时，青年导演俨然成为了中国影坛的一个焦点。在电影市场一片繁荣的盛景之下，年轻导演崭露头角的机会更多了吗？



170万拍处女作 把所有困难都遭受了一遍

星期天夜光杯: 忻钰坤的电影处女作《心迷宫》最近打破了中国独立电影的票房纪录，这部电影的前期制作只用了170万元的成本，当时是怎样的情况？

忻钰坤: 170万元这个数字，是我们把片子拍完之后，算了一下，一共花了那么多钱。原本计划的300万元来做这个片子。但是，在开机前3天，制片人告诉我，钱没有到位。之前口头答应投资《心迷宫》的投资人，临阵退缩了。之后，整个拍摄过程，都是制片人在外面到处筹款、借钱，我在剧组拍摄。拍摄一共花了26天的时间，中间因为钱的问题，停了一天。我当时一个最大的念头就是，一定不能烂尾，一定要拍完。我已经29岁了，我觉得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如果这个片子烂尾了，我再也没有机会拍片了。

星期天夜光杯: 这26天是怎么过来的？

忻钰坤: 最初拿到十几万的启动资金，在家写剧本的时候，还觉得自己特别幸运，那么多科班出身的青年导演想拍电影都没有机会，我竟然可以获得投资。但是之后，拍电影会遇到的所有麻烦，从资金、演员到经验……我都遇到了。

其实，真正开机进入拍摄工作后，时间过得很快。整个剧组就我和制片人，还有制片主任知道缺钱的事情，其他人并不知情。该给工作人员支付的报酬，我们都及时支付。我自己曾经在底层工作过，知道许多剧组里，一些底层的工作人员非常辛苦，常常不能按时吃饭，吃饭时连一个凳子都没有，在我们组里，即使真的很穷很苦，也力求做到给每个人发一个小板凳，不要发生蹲着吃饭的事情。

星期天夜光杯: 资金困难一定程度会影响制作水平，但是，我们看到《心迷宫》拿了很多奖，口碑非常好。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奖才有了电影进入院线上映的机会。

忻钰坤: 当时拍完片子彻底没钱了，后期是我在家自己剪片子，那段日子特别抑郁，老觉得自己拍得不够好。片子剪完后，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送去了FIRST青年电影展，得到的反馈很不错。于是，我和制片人商量，又筹了一笔钱，把片子的后期调色和混音做完。之后，我们一共走了19个影展。在那个过程中，获得了不少的肯定。后来，太合娱乐找到我，问我有没有想过给片子做大规模上映？我当时觉得这是个很冒险的事情。但是，它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——可以让观众们知道，在国外拿奖，并不都是很困难的，也可以有很好的叙事结构。如果这个片子能够获得不错的票房，那么，也许会有更多的年轻导演获得拍片的机会。

星期天夜光杯: 网上很多人在夸《心迷宫》的同时，也在遗憾排片太少了。对这样的状况，你怎么看？

忻钰坤: 票房和排片都是在意料之中的。原本也没有指望影院会给《心迷宫》排很多场次。能够让观众们看到这部片子，对我来说就很开心了。若干年后回过头来看，这可能就是一块敲门砖。让大家看到年轻导演的小成本电影，也是可以有市场的。

青年导演

带来中国电影新语境

李少红



忻钰坤



岩井俊二



电影需要观众 希望成为科恩兄弟那样的导演

星期天夜光杯: 很多拍独立电影的导演，不乐意谈有关商业的话题。你怎么看电影的商业属性？

忻钰坤: 在我眼里，电影就是文化商品，是给观众看的，不是导演一个人的自我表达，自娱自乐。当我们很客观地把电影当做文化商品的时候，整个行业才能往前走。有时候，我们太过强调所谓的表达了，太过中心思想化了。一部电影如果非要解读出什么，那它就会变得沉重，变得危险。我更愿意认为，电影是在一个不同的维度观察人性。

星期天夜光杯: 你心目中好电影的标准是什么？

忻钰坤: 一部好电影就像洋葱，有很多层。最外面那层是视觉冲击，是有张力的表演；往里一层是导演要表达的理念；再深一层是，这部电影能否给行业带来创新。现在我们看到大量的中国电影都停留在最外面的那一层。

星期天夜光杯: 《心迷宫》打破了独立电影的票房纪录，是不是有很多公司找你拍片？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

忻钰坤: 的确有很多公司找我，不过，他们大多希望我去完成“命题作文”，我已经有一个故事，更希望把这个故事拍出来。对我来说，最喜欢的状态就是像科恩兄弟那样，拍的电影不是票房冠军，但是也不赔钱，面向大众，有人爱看，关键是一直都在拍新片。



导演要掌控“方向盘” 不要被监制和观众的意见左右

星期天夜光杯: 您是中国观众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日本导演。不久前您监制了中国电影《恋爱中的城市》，这部电影是“华语新导演计划”之一，由五位年轻导演共同完成。和中国年轻导演的合作感觉如何？

岩井俊二: 他们都很年轻，也有自己追求和坚持，都充满活力，让我重新感受到我刚拍电影时的激情和旺盛。电影叫做《恋爱中的城市》，我觉得，所有爱情都离不开空间的载体，爱情和城市的关系是非常有意思的，我监制的是巴黎和上海两个部分，这两座城市都是具有浪漫气息的，适合恋爱的城市。

星期天夜光杯: 听说，您作为监制给青年导演提出的意

见，并没有被完全采用。您没有对此感到生气？

岩井俊二: 恰恰相反，我感到欣喜。我常常跟日本的年轻导演说，电影导演就像开车的驾驶员，方向盘在你手中，不能旁人说左拐就左拐。对一个导演来说，完全按照别人的意见来拍摄不是一件好事情。

对于监制的建议可以听取，但是不一定要全盘接受，对于观众的意见也是一样的。在日本，一些影迷会希望导演按照自己的猜想拍，如果情节的发展不符合自己的想象，就会觉得导演背叛了自己的愿望。可如果导演真这么做，电影就太没有意思了，导演就是要背叛观众的期待，给观众意外和惊喜。



青年导演最珍贵的是 真诚地表达对世界的感悟

星期天夜光杯: 您给《心迷宫》这部电影打几分？

李少红: 7分。7分赢在导演的创意。如果导演有条件，制作费用再多点，感觉很多拍摄处理会更好。

星期天夜光杯: 第六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14年度表彰大会上专门为《心迷宫》设立了年度处女座特别表彰奖，为何会专门为其设奖？

李少红: 这个青年导演奖来之不易。初评时评上了，但是到全体会员投票环节时，因为很多会员导演没看过，落选了。结果一出来，初评委主席徐铮不干了，来找我，还有终评委员张杨

也来找我，过半数的评委提出异议。终评主席陈凯歌要求实行主席特别权利，当场调看，要求复活。执委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，同意了众评委的主张。最终才获得本年度青年导演奖。

星期天夜光杯: 忻钰坤不是科班出身，在我们的采访中他说，当年自己只是有那么一个梦想，甚至都不知道有电影学院可以考，作为前辈您怎么看这样的青年导演？

李少红: 忻钰坤这样的年轻导演最珍贵，最重要的是在于用心的表达。真诚地表达对世界的感悟。不是技巧，也不是纯熟的电影语言。



青年导演有多渠道获得帮助 只要坚持都会有所作为

星期天夜光杯: 您自己当年作为青年导演一路走来，经历了怎样的成长路径？

李少红: 当年我们这拨同学，通常分成两种路径。一个选择是去地方电影厂，独立拍戏的机会多。大城市里的大电影厂条件虽好，但清规戒律比较多，论资排辈，要从场记助理干起。张艺谋当初就一门心思拉同学去广西厂。果然去了不到半年就开始拍《一个和八个》了。我当时没有下决心跟他去广西，而是选择在北影，跟谢铁骕导演，心甘情愿地从场记干起。我三年当了四部戏的副导演到执行导演，才独立拍片。所以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我认为只要坚持都会有作为。

星期天夜光杯: 今年以来，青年导演不断成为中国影坛的热点话题。我们也看到青年导演获得支持的渠道在增加。在

中国电影票房节节攀升的当下，青年导演的机会更多了吗？

李少红: 我们帮助扶持青年导演是一份责任。过去，我们在体制下，论资排辈。现在不同了，社会上为青年导演提供帮助的形式很多。

比如，很多活动是将拍完的片子送去参加评选，以短片和微电影为主，还有的是拿剧本来评。拍摄的环节一般都是创投会，青年导演想要融资难度相当大，很多年轻人死在沙滩上。社会上为青年导演提供支持帮助的一些项目，虽然有不少是以商业为目的，但对年轻人来说都是很好的机会。

我们电影导演协会正在筹划“青年电影导演扶持计划”，切实地帮助年轻导演拍第一部院线长片。希望我们能调动更多社会资源，真正搭建一个未来电影人才的平台。

结束语

许多年后回过头看，也许我们会发现2015年是中国电影发展中颇为特殊的一年——热点不断涌现，人才结构发生改变，年轻导演崭露头角。中国影坛正因为新鲜力量的崛起而呈现出不一样的姿态。

